

文 章 雅 正

新義題



贝建辉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標識 (SPP) 燕山書社外圖

文章雅正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雅正 / 贝建辉编.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2-3455-3

I . ①文… II . ①贝… III .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清代 IV .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4991 号

文章雅正

作 者 贝建辉
责任编辑 满 鹏
封面设计 江 林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电 话 010-65240430
邮 编 100054
印 刷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序

开卷群言守其雅，诗文同源，论文则必论诗，诗至于律，文至于骈，应该说是其形式美的标志，律为五七言，骈则四六句，《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就文而言可以说汉语之美，尽在四六。诗因为篇幅短，可以较为整饬；文因为篇幅长，势必要散行，于今观之，诗歌的变革之路是恢复古体、古风，所谓新诗，纯属胡闹，与此对应，文章的变革之路则是唐宋以来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创新，等到白话文体出现以后，古文正籍其体得以新生，其关系如主与婢（世家子与乡间婢），而决非“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所妄言的白话胜利，文言消亡云云。

我之所以四字格式为文旨归，犹刘梦溪援引马球浮语：“国学应以六艺为旨归。”以免流于空泛，落于实处，另郁达夫氏曾撰文忆及年幼时习文经历，一名老塾师告诫他说，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此语亦值得今日文者深思。

在我国文章史的前期有一部《昭明文选》影响较大（文章选本肇始于此）。后期则有《古文观止》。今余倾二十年之力编竟此书，自此，此三编可并置于国人案头矣。

目录

杨思圣传	1
徐霞客传	2
原君	6
柳敬亭传	8
九牛坝观抵戏记	10
芙蕖	14
复庵记	15
李姬传	16
马伶传	18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20
就亭记	23
芋老人传	24
论梁元帝读书	26
戴文进传	30
口技	31
大铁椎传	32
江天一传	34
传是楼记	37

文章雅正

核工记	39
市声说	40
《奇零草》序	42
游姑苏台记	44
阎典史传	46
选古文小品序	50
鸟说	51
醉乡记	52
画网巾先生传	53
狱中杂记	55
左忠毅公逸事	58
高阳孙文正公逸事	6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61
游三游洞记	63
为学一首示子侄	64
梅花岭记	65
亭林先生神道表	68
黄生借书说	76
游黄山记	77
祭妹文	79
与余存吾太史书	82
《鸣机夜课图》记	84
弈喻	87
岳飞	88
《古文辞类纂》序	89
左仲郛浮渡诗序	93

登泰山记	95
游媚笔泉记	97
朱竹君先生传	98
袁随园君墓志铭	100
重修盘门双忠祠记	102
冉氏烹狗记	103
自序	105
哀盐船文	108
治平篇	110
游翠微峰记	111
《词选》序	113
游西陂记	115
《阮小咸诗集》序	116
游小盘谷记	117
钵山馀霞阁记	118
说居庸关	119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121
病梅馆记	124
说鈎	125
《娑砧课诵图》序	126
习惯说	127
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	128
非“唯”	130
追悼志摩	133

杨思圣传

杨思圣少有神童之目。年十二，应童子试，拔置第一。明崇祯十二年乡试中副榜贡生，逾四年，举于乡。清顺治三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寻授编修，预纂修实录之役，升修撰，历春坊侍读学士。时天下兵革初定，朝廷尚文治，杨思圣与柏乡魏裔介以文章道义相剧切，负海内重名，天下称之为杨魏，天下负奇才过都下者，争得其一言为荣。

清世祖一日座便殿，召杨思圣及陈煌至，赐上方笔札，书称旨，赏赐有加，旦夕柄用，而忌者谋欲中伤之。会上择廷臣才堪外任者，遂出为山西按察使。及至官，折狱精敏，三月清积案三百六十，无滥无枉，贪墨之吏，皆敛迹改行。升河南右布政使，革羨额，裕军饷，以廉洁称。时孙奇逢隐居夏峰，杨思圣独往见之，相得甚欢，以道统相属。

寻转四川左布政使，欲投劾归，作倦游草，不获已，遂入蜀。蜀新造，土荒不治，岁入仅三千缗。杨思圣阐心综理，道建开荒之策，增额至数万。其次则招外商，平剂物价，四方担负而至者不绝于市，蜀赖以。居四载，兴趣治行卓异第一。入觐，赐袍服有差。返任途中至轵关时，与同行好友殷岳曰：病亟矣，惟傅青主来可活耳。殷岳遂昼夜兼程赶至太原，请得傅山同归，而杨思圣已病故二日矣。魏裔介闻之叹曰：犹龙遂作古人，山川为之削色，然读其遗诗若文，不知涕之何自也。

徐霞客传

钱谦益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阴梧塍里人也。高祖经，与唐寅同举，除名。寅尝以倪云林画卷偿博进^[1]三千，手迹犹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郁然，玄^[2]对山水，力耕奉母，践更^[3]繇役，蹙蹙如笼鸟之触隅，每思飏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岁三时^[4]出游，秋冬覲省，以为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阳羡、京口、金陵、吴兴、武林、浙西径山、天目、浙东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带间物耳。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仅一至者。

其行也，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襆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扳援下上，悬度绠汲^[5]，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魅、木客^[6]、王孙、玃父为伴侣，懵懵粥粥^[7]，口不能道；时与之论山经，辨水脉，搜讨形胜，则划然心开。居平未尝輶帨^[8]为古文辞，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虽才笔之士，无以加也。

游台、宕还，过陈木叔小寒山^[9]，木叔问：“曾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唯唯。质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间道，扪萝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扳绝磴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10]。复上二十余里，其颠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围绕而宿。三宿而始下。”其与人争奇逐胜，欲赌身命，皆此类也。已而游黄山、白岳、九华、匡庐^[11]；入闽，登武夷，泛九鲤湖^[12]；入楚，谒玄岳^[13]；北游齐、鲁、燕、冀、嵩、雒；上华山，下青柯坪^[14]，心动趣归，则其母正属疾，啮指^[15]相望也。

母丧服阙，益放志远游。访黄石斋^[16]于闽，穷闽山之胜，皆非闽人所知。登罗浮，谒曹溪，归而追及石斋于云阳。往复万里，如步武耳。繇终南背走峨眉，从野人采药，栖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属奢酉^[17]阻兵，乃返。只身戴釜，访恒山于塞外，尽历九边^[18]厄塞。归，过余山中，剧谈四游四极，九州九府^[19]，经纬分合，历历如指掌。谓昔人志星官舆地^[20]，多承袭傅会；江河二经^[21]，山川两戒^[22]，自纪载来，多囿于中国一隅。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穷流沙而后返。小舟如叶，大雨淋湿，要之登陆，不肯，曰：“譬如珦泉暴注，撞击肩

背，良足快耳！”

丙子^[23]九月，辞家西迈。僧静闻愿登鸡足礼迦叶^[24]，请从焉。遇盗于湘江，静闻被创病死，函其骨，负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穷七十二峰。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极于松潘。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25]，登瓦屋^[26]、晒经诸山。复寻金沙江，极于犧牛徼外^[27]。由金沙南泛澜沧，由澜沧北寻盘江^[28]，大约在西南诸夷境，而贵竹^[29]、滇南之观亦几尽矣。过丽江，憩点苍^[30]、鸡足。壅静闻骨于迦叶道场，从宿愿也。

由鸡足而西，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山，穷星宿海^[31]，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风吹衣欲堕，望见方外黄金宝塔。又数千里，至西番，参大宝法王^[32]。鸣沙以外，咸称胡国，如迷卢、阿耨^[33]诸名，由旬^[34]不能悉。

《西域志》称沙河阻远，望人马积骨为标识，鬼魅热风，无得免者，玄奘法师受诸魔折，具载本传。霞客信宿往返，如适莽苍^[35]。还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树虬根以归。并以《溯江纪源》一篇寓余，言《禹贡》岷山导江，乃泛滥中国之始，非发源也。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又辨三龙^[36]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并南出，环滇池以达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书数万言，皆订补桑《经》郦《注》^[37]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

霞客还滇南，足不良行，修《鸡足山志》，三月而毕。丽江木太守倚糇粮^[38]，具筭舆以归。病甚，语问疾者曰：“张骞凿空^[39]，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40]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屨，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余之识霞客也，因漳人刘履丁^[41]。履丁为余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42]，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43]往视，三月而反，具述石斋颂系^[44]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

梧下先生^[45]曰：“昔柳公权记三峰事^[46]，有王玄冲者，访南坡僧义海，约登莲花峰，某日届山趾，计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燔烟为信。海如期宿桃林^[47]，平晓，岳色清明，伫立数息，有白烟一道起三峰之顶。归二旬而玄冲至，取玉井莲^[48]落叶数瓣，及池边铁船寸许遗海，负笈而去。玄冲初至，海谓之曰：“兹山削成，自非驭风凭云，无有去理。”玄冲曰：“贤人勿谓天不可登，但虑无其

志尔。”霞客不欲以张骞诸人自命，以玄冲拟之，并为三清^[49]之奇士，殆庶几乎？霞客纪游之书，高可隐几。余属其从兄仲昭雠勘而存之，当为古今游记之最。霞客死时年五十有六。西游归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阴之马湾^[50]。亦履丁云。

〔注〕 [1] 博进：赌博所输的钱。《汉书·陈遵传》：“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颜师古注：“进者，会礼之财也，谓博所赌也。”[2] 玄：默。[3] 践更：受钱代人服徭役。[4] 三时：指春、夏、秋三季。[5] 悬度绠汲：以悬索度山谷，攀绳登山，如绠之汲水。[6] 木客：传说中的山中怪兽，形体似人，爪长如鸟，巢于高树。王孙：猴子的别称。玃(jué)父：马猴。[7] 嫠(méng)萌：昏昧的样子。粥(yù)玉：粥：谦卑的样子。[8] 肇帨(pán shuì 盘税)：大带与佩巾，比喻华丽的藻饰。扬雄《法言·寡见》：“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肇帨。”故以肇帨为雕章凿句。[9] 陈木叔：陈函辉，原名炜，字木叔。崇祯进士，授靖江知县，明亡后从鲁王航海，已而相失，入云峰山，作绝命词十章，投水死。小寒山：陈函辉所居之地，其自号小寒山子。[10] 正德：明武宗年号(1506—1521)。团瓢：圆形草屋。[11] 白岳：山名，在安徽休宁县西四十里。九华：安徽九华山。匡庐：即庐山。[12] 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东北，相传有何姓兄弟九人炼丹于此，后各骑一鲤仙去，故称。[13] 玄岳：武当山之别名。[14] 青柯坪：在华山谷口内约十公里处。[15] 啮指：《搜神记》载：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啮指。”后用以表达母亲对儿子的渴念。[16] 黄石斋：黄道周，明福建漳浦人。天启进士，崇祯时官至少詹事，南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后于福建拥立唐王，拜武英殿大学士，战败被俘至南京，不屈死。[17] 奢酋：奢崇明。本苗族，世居四川永宁，为宣抚司。明熹宗时募川兵援辽，崇明等遂反，进围成都，国号大梁，后由朱燮元平定其乱。[18] 九边：明代北方的九处要镇，即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19] 四游：《太平御览》卷三六引纬书《尚书考灵异(曜)》：“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至东复三万里；春秋分，则其中矣。”四极：四方极远之地。《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按泰远至祝栗皆为古代传说中极远处国名。九州：《尔雅·释地》列举冀、豫、雍、荆、扬、兗、徐、幽、营等州为九州。九州州名，《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汉书·地理志》与《尔雅·释地》各书说法不一。后用以泛指中国。九府：谓九方的宝藏和特产。《尔雅·释地》列举东方、东南、南方、西南、西方、西北、北方、东北及中央出产之美者，是为九府。[20] 星官：星宿天象的总称，指天文。舆地：地理。[21] 江河二经：长江、黄河两条干流。徐

霞客《湖江纪源》：“江、河为南北二经流，以其特达于海也。”[22]两戒：唐代一行和尚提出的我国地理观象特征。北戒相当于今青海、陕北、山西、河北、辽宁一线；南戒相当于四川、陕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线。[23]丙子：崇祯九年（1636）。[24]鸡足：山名，在云南宾川西北。迦叶：摩诃迦叶，华言饮光胜尊。本事外道，后归佛教，释迦死后，传正法眼藏，为佛教长老。尝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25]黎、雅：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26]瓦屋：山名，在四川荣经县东南。晒经：山名，在四川越西县东北，山有广口，相传唐玄奘曾晒经于此，故名。[27]犛牛徼外：出产犛牛的边远地区。[28]盘江：有南盘江、北盘江，均发源于云南沾益。徐霞客著有《盘江考》。[29]贵竹：即贵筑，县名，其地今入贵阳市。[30]点苍：山名，一名大理山，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中部。[31]星宿海：在青海省鄂陵湖以西，为黄河源散流地面而形成的浅湖群，罗列如星，故名。[32]西番：即西藏。大宝法王：元世祖尊西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明代因之。[33]迷卢、阿耨：皆西域国名。[34]由旬：梵语里程单位，约当军行一日的行程，或言四十里，或言三十里，或言十六里，因山川不同致行里不等。[35]信宿：再宿。莽苍：空旷貌，此指郊野。语出《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36]龙：旧时指山形地势逶迤曲折似龙，故谓山脉曰龙。三龙之说，见徐霞客《湖江纪源》。[37]桑《经》：相传《水经》为汉代桑钦所撰，故称。郦《注》：指郦道元所作《水经注》。[38]木太守：明云南丽江府知府。洪武十六年（1383），以木德为知府。木德从征有功，子孙世袭此职。侍(zhi志)：储备。糇(hóu猴)粮：干粮。[39]张騫：汉武帝时人，封博望侯，首先为汉沟通西域诸国。凿空：开通道路。[40]耶律楚材：字晋卿，辽皇族，初仕金，后为元重臣，曾随元太祖出征西域。[41]刘履丁：字渔仲，明末以诸生应辟召，擢郁林州知州。[42]支缀：勉强支持连缀其气息。[43]间关：辗转跋涉。[44]颂(róng容)系：有罪入狱而不加刑具。颂，同“容”，谓宽容。[45]梧下先生：作者自称。[46]柳公权：字诚悬，唐著名书法家。三峰：指莲花峰、落雁峰、朝阳峰。其记王玄冲登莲花峰事，见《小说旧闻记》，载涵芬楼本《说郛》卷四九。又见于唐皇甫枚《三水小牍》，文字大同小异。[47]桃林：桃林坪，在华山谷口以南五里。[48]玉井莲：韩愈《古意》：“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华山记》：“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49]三清：道家以为人天两界之外，别有三清，即玉清、太清、上清，为神仙居住之地。[50]庚辰：明崇祯十三年（1640）。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霞客生于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卒于崇祯辛巳，年五十有六，以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春三月初九日，卜葬于马湾之新阡。”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1]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2]，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3]，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4]，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

世无生帝王家^[5]，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6]！”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倾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注] [1]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2]“汉高”句：《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登帝位后，曾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其兄刘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伯夷、叔齐无稽之事：《史记·伯夷列传》载他俩反对武王伐纣，天下归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4]废孟子而不立：《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明太祖朱元璋见而下诏废除祭祀孟子。[5]“昔人”句：《南史·王敬则传》载南朝宋顺帝刘准被逼出宫，曾发愿：“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6]“而毅宗”句：毅宗，明崇祯帝，南明初谥思宗，后改毅宗，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他叹息公主不该生在帝王家，以剑砍长平公主，断左臂，然后自缢。

柳敬亭传

黄宗羲

余读《东京梦华录》^[1]、《武林旧事》^[2]，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3]。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4]。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5]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6]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7]，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8]，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9]，期月^[10]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入欢咍嘻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11]。”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12]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善于心称善也。

宁南^[13]南下，皖帅^[14]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15]，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生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16]，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注〕 [1]《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撰，共十卷。是作者南渡后追忆北宋东京汴梁的繁盛景况，记载当时开封许多人文风土习俗及社会典制、艺文资料等。[2]《武林旧事》：宋周密撰。为作者入元后追忆南宋都城杭州山川、风俗、市肆、物产及诸色伎艺而作。[3]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宋时说话（说书）有小说、讲史（又称平话）、说经等名目。据《东京

梦华录》“京瓦伎艺”条载，北宋时讲史有孙宽等五人，小说有李慥等六人。《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条记载，南宋时演史（讲史）有乔万卷等二十三人，小说有蔡和等五十二人。^[4] 扬：扬州府。府治在今江苏扬州市。泰州：今江苏泰州市。^[5] 盱眙：县名，在今江苏西部。^[6] 云间：西晋文学家陆云家在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常对客自称“云间陆士龙”。因别称松江为“云间”。^[7] 勾（gōu 勾）性情：勾画、描摹人物的性格。勾，同“勾”。^[8] 优孟摇头而歌：语出《史记·滑稽列传》：“太史公曰：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孟，春秋楚国的艺人，善以谈笑讽谏。楚相孙叔敖死，其子穷困负薪。优孟穿上孙叔敖生前衣冠，向楚庄王献酒。楚庄王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即以孙叔敖子穷困之事为言，楚庄王于是给孙叔敖子以封地，使他摆脱困境。事见《史记·滑稽列传》。这句意谓说书要像优孟那样，达到形神毕肖至于乱真的地步。^[9] 简练揣摩：《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简，选择。练，熟习。揣摩，反复探究原意。^[10] 期（jī 基）月：一整月。^[11] 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句意谓柳敬亭说书的艺术已经超过技艺的范围。^[12] 缙绅：亦作“搢绅”。旧时官吏插笏于绅，因以指官绅阶层。^[13] 宁南：指左良玉（1599—1645），字昆山，明末山东临清人。早年在辽东与清军作战。侯恂（侯方域之父）荐为副将。后在河南一带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作战多年。崇祯十五年（1642）被李自成大败于朱仙镇。崇祯十七年（1644）被封为宁南伯，驻武昌。福王立于南京，又进封宁南侯，拥兵至八十万。后病死。^[14] 皖帅：指安徽提督杜宏域。他与柳敬亭是故交。^[15] 不知书：《明史·左良玉传》称他“目不知书”，说左良玉不是读书人出身。^[16] 檀板之声无色：意谓把伴奏的乐声都压下去了。檀板，檀木制的拍板，古时歌舞用以打拍子或伴奏。